

悄问何处 是归程

庐隐一著

时光静好，与君语；细水流年，与君同；繁华落尽，与君老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013031911

I216.2
122

庐隐作品集

悄问何处
是归程

庐隐—著



北航

C1639327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I216.2/12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悄问何处是归程: 庐隐作品集 / 庐隐著. —北京: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2.12
ISBN 978-7-5113-3121-2

I. ①悄… II. ①庐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现代②
韵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92316号

悄问何处是归程: 庐隐作品集

著 者 / 庐 隐

出 版 人 / 方 鸣

特约监制 / 李 萍

责任编辑 / 沽 月

特约编辑 / 康 琪

插图绘制 / 夏欣欣

封面设计 / 马顾本

版式设计 / 新兴工作室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870mm×1280mm 1 / 32 印张 / 8.5 字数 / 150千字

印 刷 /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

版 次 /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3121-2

定 价 / 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 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北航

C1639327

目录
CONTENTS

颂 夏	红玫瑰	002
	傍晚的来客	009
	一个快乐的村庄	013
	月下的回忆	019
	海滨故人	023
	父亲	081
念 秋	何处是归程	114
	月夜孤舟	121
	秋风秋雨愁煞人	124
	东京小品	129
	异国秋思	172

	恋史	176
	秋光中的西湖	183
惜	前途	192
春	一段春愁	199
	玫瑰的刺	207
	房东	240
	窗外的春光	250

颂 夏



红玫瑰

伊拿着一朵红玫瑰，含笑倚在那淡绿栏杆旁边站着，灵敏的眼神全注视在这朵小花儿上，含着无限神秘的趣味；远远地只见伊肩膀微微地上下颤动着——极细弱呼吸的表示。

穿过玻璃窗的斜阳正射在我的眼睛上，立时金星四散，金花缭乱起来，伊手里的红玫瑰看过去，似乎放大了几倍，又好似两三朵合在一处，很急速又分开一样，红灼灼的颜色，比胭脂和血还要感着刺耳，我差不多昏眩了。“呵！奇怪的红玫瑰。”或者是拿着红玫瑰的伊，运用着魔术使我觉得方才“迷离”的变化吗？……是呵！美丽的女郎，或美丽的花儿，神经过敏的青年接触了，都很容易发生心理上剧烈的变态呢？有一个医生他曾告诉我这是一种病——叫作“男女性癫痫”。我想到这里，忽觉心里一动，他的一件故事不由得我不想起来了。

当那天夜里，天上布满着阴云，星和月儿的光都遮得严严的，宇

宙上只是一片黑，不能辨出甚么，到了半夜竟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，直到了第二天早起，阴云才渐渐地稀薄，收起那惨淡的面孔，露出东方美人鲜明娇艳的面庞来，她的光彩更穿过坚厚透明的玻璃窗，射在他——一个面带青黄色的少年脸上。“呀！红玫瑰……可爱的伊！”他轻轻地自言自语的说着，抬起头看着碧蓝的天，忽然他想起一件事情——使他日夜颠倒的事情，从床上急速的爬了起来，用手稍稍整理他那如刺猬般的乱发，便急急走出房门，向东边一个园子里去。他两只脚陷在泥泞的土里，但他不顾这些没要紧的事，便是那柳枝头的积水，渗着泥滴在他的头上、脸上，他也不觉得。

园中山石上的兰草，被夜间的雨水浇了，益发苍翠青郁，那兰花蕊儿，也微微开着笑口，吐出澈骨的幽香来；但他走过这里也似乎没有这么一回事，竟像那好色的蜂蝶儿，一直奔向那一丛艳丽的玫瑰花去。

那红玫瑰娇盈盈地长在那个四面白石砌成的花栏里，衬着碧绿的叶子，好似倚在白玉栏杆旁边的倩妆美人——无限的娇艳。他怔怔地向那花儿望着，全身如受了软化，无气力的向那花栏旁边一块石头上坐下了。

过了一刻，他忽然站起来，很肃敬向着那颜色像胭脂的玫瑰怔怔的望了半天，后来深深的叹了一声道：“——为什么我要爱伊……丧失知觉的心，唉！”

他灰白的面孔上，此刻满了模糊的泪痕，昏迷的眼光里，更带着猜疑忧惧的色彩，他不住的想着伊，现在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在一个波浪掀天的海洋里，渺渺茫茫不知什么地方是归处，这海洋四面又都是

黑沉沉地看不见什么，只有那远远一个海洋里照路的红灯，隐隐约约在他眼前摆动，他现在不能路过伊了——因为伊正是那路灯，他前途的一线希望——但是伊并不明白这些，时时或隐或现竟摆布得他几次遇到危险——精神的破产。

他感到这十分苦痛，但他决不责怪伊，只是深深地恋着伊，现在他从园子里回来了，推开门，壁上那张水彩画——一束红艳刺眼的红玫瑰，又使他怔住了。扶着椅背站着，不转眼对着那画儿微笑，似乎这画儿能给他不少的安慰。后来他拿着一支未用的白毛羊毫笔，蘸在胭脂里润湿了，又抽出一张雪白的信笺在上面写道：

“我是很有志气的青年，一个美丽的女郎必愿意和我交结……我天天对着你笑，哦！不是！不是！他们都说那是一种花——红玫瑰——但是他们不明白你是喜欢红玫瑰的，所以我说红玫瑰就是你，我天天当真是对着你笑，有时倚在我们校园里的白石栏里，有时候就在我卧室的白粉壁上，呵！多么娇艳！……但是你明白我的身世吗？……我是堂堂男子，七尺丈夫呵！世界上谁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顾颖明呢？可是我却是个可怜人呢！你知道我亲爱的父母当我才三四岁的时候，便撇下我走了……他们真是不爱我……所以我从没尝过爱的滋味呀！错了！错了！我说谎了！那天黄昏的时候，你不是在中央公园的水榭旁，对着那碧清的流水叹息吗？……我那时候便尝到爱的滋味了。

“你那天不是对我表示很委曲的样子吗？……他们都不相信这事——因为他们都没有天真的爱情——他们常常对我说他们对于什么女子他们都不爱。这话是假的，他们是骗人呵！我知道青年男子——

无处寄托爱情，他必定要丧失生趣呢……”

他写完很得意的念了又念，念到第三次的时候，他脸上忽一阵红紫，头筋也暴涨起来，狂笑着唱道：

“她两颊的绯红恰似花的色！

她品格的清贵，恰似花的香！

哈哈！她竟爱我了！

柳荫底下，

大街上头，

我和她并着肩儿走，

拉着手儿笑，

唉！谁不羡慕我？”

他笑着唱，唱了又笑，后来他竟笑得眼泪鼻涕一齐流出来了，昏昏沉沉出了屋子，跑到大街上，依旧不住声的唱和笑，行路的人，受了示唆，都不约而同的围起他来。他从人丛中把一个二十余岁的青年——过路的人拉住对着人家嘻嘻的笑。忽然他又瞪大了眼睛，对着那人狠狠的望着，大声的叫道：“你认得我吗？……是的，你比我强，你戴着帽子……我，我却光着头。但是伊总是爱我呢！我告诉你们，我是很有志气的人，我父母虽没有给我好教育，哼！他们真是不负责任！你们不是看见伊倚在栏杆上吗？……”哎呀！坏了！坏了！”

他大哭起来了！竟不顾满地的尘土，睡到泥土中，不住声的哀

哭，一行行的血泪，湿透了他的衣襟。他的知觉益发麻木了，两只木呆的眼睛，竟睁得像铜铃一般大，大家都吓住了，彼此对看着，警察从人丛中挤进来，把他搀扶起来，他忽如受了什么惊吓似的，突然立起来，推开警察的手，从人丛里不顾命的跑了出来；有许多好事的人，也追了他去；有几个只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，轻轻的叹道：“可怜！他怎么狂了！”说着也就各自散去。

他努力向前飞奔，迷漫的尘烟，尾随着他，好似“千军万马”来到一般，他渐渐的支持不住了，头上的汗像急雨般往下流，急促的呼吸——他实在疲倦了，两腿一软，便倒在东城那条胡同口里。

这个消息传开了。大家都在纷纷的议论着，但是伊依旧拿着红玫瑰倚着栏杆出神，伊的同学对着伊，含着隐秘的冷笑，但是伊总觉得，伊心里总是想着：这暗淡的世界，没有真情的人类——只有这干净的红玫瑰可以安慰伊，伊觉得舍了红玫瑰没有更可以使伊注意的事，便是他一心的爱恋，伊从没梦见过呢！

他睡在病院里，昏昏沉沉。有一天的功夫，他什么都不明白，他的朋友去看望他，他只怔怔地和人家说：“伊爱我了！”有一个好戏谑的少年，忍着笑，板着面孔和他说：“你爱伊吗？……但是很怕见你这两道好像扫帚的眉，结婚的时候，因此要减去许多美观呢！”他跳了起来，往门外奔走，衰软无力的腿不住的颤抖，无力的喘息，他的面孔涨红了。“剃头匠你要注意——十分的注意，我要结婚了，这两道宽散的眉毛，你替我修整齐！咦！咦！伊微微的笑着——笑着欢迎我，许多来宾也都对着我这眉毛不住的称美……伊永远不会再讨厌我了！哈哈！”他说着笑着俯在地上不能动转。他们把他慢慢地仍换

扶到床上，他渐渐睡着了。

过了一刻钟，他忽然从梦中惊醒，拉着看护生的白布围裙的一角，哀声的哭道：“可恶的狡鬼，恶魔！不久要和伊结婚了……他叫做陈莱……你替我把那把又尖又利的刀子拿来，哼！用力的刺着他的咽喉，他便不能再拿媚语甘言去诱惑伊了！……伊仍要爱着我，和我结婚……呵！呵！你快去吧……迟了他和伊手拉着手，出了礼拜堂便完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心里十分的焦愁苦痛，抓着那药瓶向地上用力的摔去，狠狠的骂道：“恶魔！……你还敢来夺掉我的灵魂吗？”

他闭着眼睛流泪，一滴滴的泪痕都湿透了枕芯，一朵娇艳的红玫瑰，也被眼泪渲染成愁惨憔悴，斑斑点点，隐约着失望的血泪。他勉强的又坐了起来，在枕上对着看护生叩了一个头，哀求道：“救命的菩萨，你快去告诉伊，千万不要和那狡恶的魔鬼——陈莱结婚，我已经把所有生命的权都交给伊了；等着伊来了，便给我带回来，交还我！……千万不要忘记呢！”

看护生用怜悯的眼光对着他看：“呵！青黄且带淡灰色的面孔，深陷的眼窝，突起的颧骨，从前活泼的精彩哪里去了？坚强韧固的筋肉也都消失了——颠倒迷离的情状，唉！为什么一个青年的男子，竟弄成差不多像一个坟墓里的骷髅了！……人类真危险呵！一举一动都受爱情的支配——他便是一个榜样呢！”他想到这，也禁不住落下两滴泪来。只是他仍不住声的催他去告诉伊。看护生便走出来，稍避些时，才又进去，安慰他说：“先生！你放心养病吧！……伊一定不和别人结婚，伊已经应许你的要求，这不是可喜的一件事吗？”他点点头，微微地笑道：“是呵！你真是明白人，伊除了和我结婚，谁更能

享受这种幸福呢？”

他昏乱的脑子，过敏的神经，竟使他枯瘦得像一根竹竿子。他的朋友们只有对着他叹息，谁也没法子能帮助他呵！

日子过得很快，他进病院已是一个星期了。星期六下午的时候，天上忽然阴沉起来，东南风吹得槐树叶子，刷刷价刺着耳朵响个不休，跟着一阵倾盆大雨从半天空倒了下来；砰澎，刷拉，好似怒涛狂浪。他从梦中惊醒了，脆弱的神经，受了这个打激，他无限的惊慌惨凄，呜呜的哭声，益发增加了天地的暗淡。

“唉呀！完了！完了！伊怎经得如此摧残？……伊绯红的双颊，你看不是都消失了吗？血泪从伊眼睛里流出来啦，看呵！……唉唉！”

“看呵！……看呵！”我此时心里忽觉一跳，仰起头来，只见伊仍是静悄悄地站在那里，对着我微微地笑，“伊的双颊何尝消失了绯红的色呢？”我不觉自言自语的这么说，但是那原是他的狂话，神经过敏的表示呵！唉！人类真迷惑的可怜！……

东边淡白色的天，渐渐灰上来了；西边鲜红色的晚霞回光照在窗子前面一道小河上，兀自闪闪地放光。碧绿的清流，映射着两排枝叶茂盛的柳树，垂枝受了风，东西的飘舞，自然优美充溢在这一刹那的空气里，我倚在窗栏上出神地望着。

铛唧唧，一阵电铃声——告诉我有客来的消息。

我将要预备说甚么？……握手问好吗？张开我的唇吻，振动我的声带，使它发出一种欢迎和赞美我的朋友的话吗？……这来的是谁？上月十五日傍晚的来客是岫云呵！……哦！对了，她还告诉我一件新闻——

她家里的张妈，那天正在廊下洗衣服，忽然脸上一阵红——无限懊丧的表示，跟着一声沉痛的长叹，眼泪滴在洗衣盆里；她恰好从窗子里望过来……好奇心按捺不住，她就走出来向张妈很婉转的说了。

“你衣裳洗完了吗？……要是差不多就歇歇吧！”张妈抬起头

来看见她，好像受了什么刺激，中了魔似的，瞪着眼叫道，“你死得冤！……你饶了我罢！”

她吓住了，怔怔地站在那里，心里不住上下跳动，嘴里的红色全退成青白色。停了一刻，张妈清醒过来了，细细看着她不觉叫道——“哎哟小姐……”

她被张妈一叫，也恢复了她的灵性，看看张妈仍旧和平常一样——温和沉默地在那里做她的工作，就是她那永远颀蹇的眉也没改分毫的样子。

“你刚才到底为了甚么？险些儿吓死人！”

张妈见岫云问她——诚恳的真情激发了她的良心，不容她再保守秘密了！

“小姐！……我是个罪人呵！前五年一天，我把她推进井里去了！……但是我现在后悔……也没法啦！”张妈说到这里呜咽着哭起来了。

“你到底把谁推进井里呵！”

“谁呵！我婆家的妹子松姑！可怜她真死得冤呵！”

“你和她有甚么仇，把她害死呢？”

“小姐，你问我为甚么？哎！我妈作的事！我现在不敢再恨松姑了；但是当时，我只认定松姑是我的锁链子，捆着我不能动弹；我要求我自己的命，怎能不想法除去这条锁链呢？其实她也不过是个被支使，而没有能力反抗的小羔羊呵！小姐！我错了！唉！”

“她怎么阻碍你呢？你倒是为了甚么呵？”

张妈低了头，不再说甚么，好久好久她才抬起头，露着凄切的愁

容，无限的怨意，哀声说道：

“可怜的刘福，他是我童年的小伴侣，当春天播种的时候，我妈我爹他们忙着撒种；我和刘福坐在草堆上替他们拾豆苗，有时沙子眯了我的眼，刘福急得哭了……一天一天我们都在一处玩耍和工作，日子很快的过去了。刘福到东庄贾大户家里做活去，我们就分开了；但是我们两人谁也忘不了谁——刘福的妈也待我好。当时十六岁的时候，刘福的妈，到我家和我妈求亲，我妈嫌人家地少，抵死不答应。过了一年，我妈就把我嫁给南村张家。——呵！小姐！他不止是一个聋子，还是一个跛子呢！凶狠的眼珠，多疑的贼心，天天疑东惑西，和我吵闹！唉，小姐！……”

张妈说到这里，忽咽住了，用衣擦了眼泪，才又接着往下说：

“松姑，她是天真烂漫的小孩子，听了她哥哥的支使，天天跟着我，一步不离。我嫁后的三个月，刘福病了，我不能不去看看他；但是松姑阻碍着我，我又急又气，不禁把恨张大——我丈夫——的心，变成恨松姑的心了。就计算我要自由，一定要先除掉松姑。有一天我和松姑走到贾家的后花园，松姑说渴了；我们就到那灌花的井边找水喝——一阵情欲指使我，教我糊涂了，心里一恨，用力一推，可怜扑通一声淹死了！……”

岫云说到这里，忽然她家的电话来催她回去，底下的结局，她还没说完呢！今天也许是她来了吧！……

“铛唧唧，”铃声越发响得利害，我的心也越发跳得厉害，不知道她带来的是不是张妈的消息？

电灯亮了，黑暗立刻变成光明，水绿的电灯泡放出清碧的光，

好似天空的月色，张妈暗淡灰死的脸，好像在那粉白的壁上，一隐一现的动摇，呀！奇怪！……原来不是张妈，是一张曼陀画的水彩画像——被弃的少妇。

砰的一声，门开了，进来一个西装少年——傍晚的来客，我的二哥哥。